學福齋集

學福齋集

卷之十三 書後

學福齋集卷十三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皇極經世傳書後

皇極經世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其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其以會經運則列世數歲于甲子下紀帝堯至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其以運經世則列世數

歲于甲子下紀帝堯至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其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此邵氏伯溫之說也若其大旨則康節所云一動一靜之間蓋之矣蓋天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于六十四陽數以三十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

三十年也陰數以十二起者一月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也日爲元其數一月爲會其數十二星爲運其數三百六十辰爲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計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之數自元之元至辰之辰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數窮矣貞下起元而數復始矣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卽一歲之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物于寅猶歲之驚蟄也閉物于戌猶歲之立冬也其經

一元消長之數以十二辟卦自子復至亥坤是也其經天地始終之數以六十四卦自元之元日之日乾之乾至辰之辰水之水坤之坤是也其以元經會則一歲十二月地支一周也一月三十日天干三周也其卦氣經十二會如復卦直冬至居子月之首噬嗑卦直大寒居丑月之首是也其復卦之下横列坤臨明夷震屯頤六卦者即第一爻至六爻之卦變五卦各六爻五六三十恰周一月也其横視之則甲一而乙十三至癸三百四十九縱視之則甲十二而乙二十四至癸三百六十即一日十二時二日二十四時三十日三百六十時程子

所謂加一倍法也一會然十二會皆然推而極之至于萬億兆京垓秭亦無不然也蓋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六十四遂至于不可窮陽一陰二故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之生陽三而十之爲三十天地始終之數以十二三十反覆乘之而具故經世之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即易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也道不囿於數而數實該乎道伏羲卦圖皇極所本西山指要前列諸圖而臚羣說于後言下憭然如牡啟鍵黃氏此書傳皇極而不爲之圖是欲闕建章而不入橫門矣故備疏之以便學者邵子曰上古聖人皆有易而作用

不同某亦曰後世諸儒皆衍易而作用亦不同皇極之十六四四相因之數也太元之八十一九九相因之數也洞極之二十七三九相因之數也潛虛之五十五五五相因之數也即太一之十六亦即四象相因之數也要之皆圖書也太極也易也然易之方圓圖以畫分上下如乾爲三是也皇極之方圓圖以數分內外如乾爲一一是也其以一一命之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先天之卦序也以先天之卦序衍數故曰皇極之學先天之學也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一而已分而爲地則成二地在天中天包乎地則

成三有天地然後萬物生故數皆起于三二三二者皇極也太極爲萬物之根皇極乃兆人之準太極不在八卦之內而皇極列于九疇之中所謂皇建其有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易範之精邵子經世之蘊也

皇極聲音圖書後

陽數十天干也陰數十二地支也天以干唱地以支和一唱一和而聲與音之變化生焉即納音干支參伍之義也陽十陰十二此陰陽之本數合天地而統於二氣之中故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俱爲陽太陰太柔少陰少柔俱爲陰然干支之內又各有陰陽而不可概以干爲陽支爲陰則仍以干屬之天以支屬之地而已干爲天爲聲聲從天而唱也支爲地爲音音從地而和也日月星辰天之四象其聲平上去入故以四因十得一百六十然聲有何也聲之體數也聲陽也獨陽不生陽交於

陰而始有聲如乾之初爻與坤交而爲震坤初爻變九陽用而陰體退聽也聲以用爲主除體數四十八止存用數一百十二矣水火土石地之四形其音開發收閉故亦以四因十二得一百九十二然音有何也音之體數也音陰也獨陰不成陰交於陽而始有音如坤之初爻與乾交而爲姤乾初爻變六陰用而陽體退聽也音以用爲主除體數四十止存一百五十二矣蓋聲音皆毘乎動自無而有亦自有而無邵子所云一動一靜之間橐籥之翕張聲音之竅會也故體數之除非無數也其數靜不能生也如坤變震動氣在震之初爻而二三

爻靜而不生矣不生則無聲而不能唱亦無和之者也
乾變姤動氣在姤之初爻而二三爻靜而不生矣不生
則無音而不能和亦無唱之者也以一卦言而八卦可
知六十四卦亦可知故聲有一百六十而四十八無聲
音有一百九十二而四十無音其■二十有九有聲而
無字其■二十有音而無字者即一動一靜之間有無
交接之妙也氣有盈縮數有僥乏故聲音有永短數盡
而氣不續則聲音至此止矣君子審音而知天地人物
盛衰消長喜怒哀樂死生休咎之不齊若燭照而數計
者由此道也若夫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

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字母脣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則所當然之說也至若指要圖內乘法聲用七音用九十二五者乘互於除因體數有多寡也如平上去入四聲皆十各去體數三存用數七三虛七實故以七因開發收閉四音皆十二開去體數三存用數九三虛九實故以九因發收皆用數有實無虛故皆以十二因閉閉去體數七存用數五七虛五實故以五因音有理理有數數得而理無不通香山黃氏由爲鉤索支離汗漫所謂背影而馳不可與觀洞庭之野也

黃莘田任紀曾祖遺集詩卷書後

有明崇禎七年始考選推官知縣充翰林編脩檢討官永陽黃坤五先生時在選中或者以爲非翰林故事嗚呼彼惡知翰林之故事乎特錮于門戸之習而爲是異論也考翰林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唐元宗時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洎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又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宋元豐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不改然其時居館職者必試而後授蘇文

忠公召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是也郎以明言之陶安以知饒州爲承旨矣陳獻章以舉人官檢討矣此獨非翰林之故事乎而必執庶吉士館選之說者此井蛙之見小夫之言也且以天子用人而羣下得操一切以議其後門戶之獘其悖遂至此乎甚矣明人之好爲異論也夫翰林之重于世者辭藝學識耳郎先生一人而文章氣節炳炳然照古今若是果何負于翰林哉先生之曾孫任性行高潔其文斐然有祖風因其屬題是卷慨然及此亦以見先生之自立于天下後世者故在彼而不在此也

鼇峰講義書後

嗚呼此故中丞補堂先生所說學庸義而鼇峰都講林陳二君刻而寶藏之者也先生自戊辰春莅閩今春捐館舍蓋五年于茲矣先生由巽畯入仕所至以諸生爲氣類以書院爲游息以長育人材爲先務自粵浙皖以逮閩育士甚多而林陳二君與孟君超然則尤加賞識者也初先生之疾也諸君日至門下候問其卒也哭之而哀其疾革也林陳二君奔赴訣爲門下所阻號慟而歸嗚呼于此可以知士之歸先生先生之果能得士也吾幼在里中聞父兄長者言當世之務育材者吳則商

邱宋公越則高安朱公闇則儀封張公泰安趙公及壯而出遊則安居王公及先生皆前後撫閩而于士有恩者也王公辛酉監臨所賞士張君甄陶被放歸與賓友言至泣下今科榜出林君舉陳孟二君不見收林君甫宴鹿鳴興禮服趨拜帷前吾知先生必爲林君喜且爲陳孟二君泣有若王公疇昔也嗚呼傷矣夫

國家廪于學官而三年登賢能之書者此士也今之紆青紫都華膴內公卿而外開府典軍者其初亦士也他日之宣力盡瘁致身效忠爲

聖朝名臣賢大夫者大率皆出于士也鼇峰士蒙

天子恩頒經籍予饔錢所以養待之至厚則孜孜以育材爲務正開府典軍者宣

上德意而勤于理奈何乎衣逢掖持畢牘而來見即私竊非議之一旦皐復虞歌雀羅門巷而一二逢掖士猶然抱書而泣若陳林二君之寶藏遺刻士果何負于人哉是故成王周公之小雅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夫惟能育材斯大有功矣此聖人之用心也以吾所稱羣公及先生可謂有功者矣彼譏之非之者多見其不知量焉爾諸君學富而才高又皆少年英果其進未有已亦惟善學先生斯不媿鼇峰之士

矣

故巡撫江蘇都御史文登徐公奏稾書後

文登徐公由名進士以中書轉刑部郎出守皖超授江蘇臬司左遷汀漳道丁贈公憂去職先後奉

朝命署江蘇之撫藩俱上疏辭服除即補江蘇藩司就拜巡撫以疾乞歸省母甍于淮安舟中其為守為藩臬為巡撫于吾吳獨久其在閩在豫又吾客遊之所至故公之治行德澤被之深知之素且得之謳吟謠頌最詳而覈也今年春公子朝亮來廣陵始讀公之奏藁蓋自乾隆已未至辛酉三年之績胥在焉觀公之所以入

告而

聖主之所以批答者都俞吁咈何減唐虞迨夫思親而
病病而陳情而
上之溫諭往復遣醫臨視許之歸而仍俟其還鎮
君臣之間
恩誼殷渥至于如此此所爲曠世而一遇者也何其盛與
然公之疾由勞于官而不得見其親而又恐有孤
上之倚任是以未及至里而遽薨也烏虖此江南之人
至今有餘悲也公之奏藁總五冊其在籍乞終喪三疏
及任豫藩所上劄子則別爲一冊云公之子曾舉于鄉
爲人剛正有父風公俟之後必復其始安知不來宦於

此乎亦吳人之志也乾隆二十有七年歲次壬午夏四
月合朔部民華亭沈大成跋

泗涇戴氏營葬紀略題後

嘗讀漢志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宮宅者今之相屋地形者今之相墓也班氏之言曰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是知相墓者必兼形氣此要旨也今古書亡不存而世所習燕鄧之說繆盭蕪雜猶斷斷焉守之宜其咎日至而蒙福者鮮也海上喬兄鉼城治易而及青烏能探形氣之微洞其要而妙其用往者潘敏惠公秦味經司空皆精于形法吾舊也稔知其禮重鉼城以為當世無有匹者別來一載今春雨雪中過瓜牛廬手一編曰此

我爲泗涇戴君照臨遷葬紀略也吾聞戴君名久矣即其屢議改卜不惟風水之利而惟先人體魄之安可謂孝而達矣而又能信餅城之學而託之得其人自茲松楸鬱然牛眠餘慶孝能動天吾于戴君信之言必徵實吾于餅城之學信之而已因援筆而書之

書江陰徐義僕傳後

順治乙酉之歲

王師定江南江陰城最後下孝廉夏燦焉先生以死殉其僕四人守宅亦死之老僕徐秀者潛匿其孤褚中先期而出數瀕於危卒以獲全迄今子姓百人皆當日一綫所遺也孝廉之孫起八監丞既祔祀徐秀五人家廟之廡而乞南徐蔣舍人爲傳復屬余書其後夫四人雖同時并命似爲其難而秀閉關鋒刃間卒全遺孤爲復門戶守先人之祧傳之百世其智勇沈果有不可及者非僅以節義重也嗚呼此夏氏之杵臼嬰矣而起八亦

能知所報哉

尚齒會詩序書後

乾隆丙戌之春吾鄉始爲尚齒之會在會者十人既各繫詩以紀其盛而余序之矣今年秋余歸自廣陵族兄珠南曰近有趙君潤川者將與乎斯會盍書之趙君余故交與乎會余願也憶余初遇趙君于江陰年少氣銳皆有志于功名當是時余贅城東而君居隔巷日過從論文久之余去游四方君亦數屈于有司沿牒爲吏浙中甲子復遇西湖之上後余入閩歸而客揚而君已久去官從申浦矣歲時偶歸一見余故衰病日甚君亦齾然齒落俱成老禿翁回憶往時朋舊都無在者我兩人

重舉一觴以相勵未爲不幸也然余竟侘傺爲客而君亦未盡其用婆娑燭影俯仰陳迹其亦不勝今昔之感也夫趙君與余生同庚辰年亦六十有八其初度在某月某日名駿烈云

書宋詩鈔後

余於宋人之詩最愛端明廬陵臨川歲數十閱涪翁老學菴具茨兄弟月一閱再閱而已其它諸家讀未終卷輒伏案思臥況宋詩鈔出自吳孟舉膠陳腐之俗學好惡不本於情性者哉今年春仲再客燕城聞見煩懣情境與此書相宜因取筆之未半會有事南返五月十九日發揚州越一日至吳飯若冰舍始知梅雨已半月田盡澇是晚放舟宿同里明午將進金澤大風雨泊葦蕩中三日夜廿五日風息始由金澤過章練塘次日渡泖抵家月朔訪朱小山景輔於城東借其藏本鈔補鄉道

鄉秦淮海二家及它闕葉宋亦一代之詩也瑕瑜互見
蘭菀襍出攻其失而使後知所避未必無裨於學者方
余鈔是書時大雨連晝夜不止北鄉湖溢入田官道皆
沒行舟艤於門戶敗屋壞牆者相望而余矻矻一室不
少休洎竣而霽而田與湖分禾靑靑立水面矣掩卷歡
喜洗硯自慶小山他日過我亦當爲我共慶之辛巳七
月七日潭西沈大成記

平安車石刻書後

聿亭江君以意造爲平安車取便于歸欽既鑱其制于石凡過客僑人之在揚者見而歌詠之蓋東南之名宿胥在焉于是彙諸君之詩且鉤故友方君士庶所寫曉行圖縮而并刻之其篤念舊雨深矣逆君所至渡黃河歷齊魯經泰山下遂客京師既乃由上谷出井陘至太原觀縣甕之泉復絶大河度潼關登華入咸陽徧尋漢唐諸陵將入朔方並長城窺大幕意倦而返則踰陝取道梁宋臨濠上而歸居久之復出遊則行滁廬英霍過黃州而抵武昌遂沿漢望洞庭横左蠡帆九江以復于

廣陵其憩京師及秦最久而楚中尤數至焉其車僨馬瘏巔厓莽林貙虺之聚風濤湍石之虞其險阨況瘁有人所不能堪者豈嘗一日自安哉其足跡半天下豈僅故鄉千里之近哉蓋君幹濟有材力慨然懷用世之心出遊四方傾其賢豪長者晩而息影于家歲時上冢或一歸其故鄉爲此車以自適勞者思安其君之意乎余媿不能詩勉步諸君後復推廣君之意以諗同人云

先世遺象書後

先世遺象者我六世從祖幼漁公所圖也迹公生于明嘉靖戊申隆慶丁卯初元隸學官弟子萬歷壬辰得充選貢試南北兩雍連斥于有司甲辰就除楚之新寧縣歷德王府審理未久解組去又十餘年而卒于家蓋公十九歲而爲諸生四十四歲而明經入等五十五歲而仕六十歲而歸老迨其卒時蓋七十餘歲矣其見于公之自題者如此公少開門授徒中歲從宦晚而學佛談元所居城內之小西湖後從珥湖橋扁舟往來烟水中翛然自遠偶爲小詩以寫興寄書法亦遒勁可喜其風

流意致可想見也新寧爲寶慶下邑箐崗叢雜土瘠民貧公在縣五年流亡安輯閭左晏然去日攀留泣送有肖公貌以祀者可以知公之爲治矣公有子三人曰道濟曰開濟曰世濟道濟出繼伯兄今西郊黃泥邵一支皆開濟世濟後然業農雖與不肖敘雁行而昧其先德者有矣衰宗不振徒爲隱痛焉爾憶幼時先君子曬書晝展螢聰訓弟一圖指示不肖曰正衣冠而危坐者爲從高祖幼漁公總角緋而侍誦者高祖昆明公也我子孫之得嬉書香者實幼漁公啟之小子敬識勿可忘焉噂自先君子見背不肖衣食于奔走學不加進有子而

殤今年將七十矣重裝此冊爰書于後用示來茲蓋不特今昔之感且自傷有辱于先人也圖者宋懋晉同姓士允

學福齋集

卷之十四 引 題跋

學福齋集卷十四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重脩福州府志引 代

府志者所以會屬縣之書而備通志之編纂者也文無所綜則渙而無可稽事非重聚則庬而不足徵信周官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此為尤要矣況福為都會之區部刺史之所治哉福州掌故宋孝宗淳熙時梁丞相克家曾撰三山志迨元致和間又有三山續志而府志則刻于明萬歷四十年後也自萬歷壬子至今庚午蓋一百三十九年矣文獻中斷簡蝕而闕乾隆二年通

志脩墜而府志未遑議及邦人士以爲竊憾者非一日
矣伏惟
聖朝教養涵濡重熙累洽闓澤日流而人材日出上之
良法美意不勝書也下之閎猷懋行不勝書也而闕而
不書置而不議者遂百年于茲及今不脩後益放失此
爲守者之責也今年春余奉
朝命來領郡忻逢督府路公行臺潘公協力同德率厲
官屬庶政交飭翕然從風雖以余之迂闊亦得與諸令
長臬承黽勉冀致于理閭左熙熙日益少事則網羅舊
聞攷求故實諏鄉先生而纂新志于以紀

聖化慰民情垂鑒勸未有宜于此時矣第歷年久而事多遲需用繁而費無出僉謀于衆庶易以成今爲縣置一簿諸令長其與薦紳父老議量蠲輸助以供剞劂其有先世善迹隱德及苦節幽光未經表揚者許列顛末由縣送府薈萃備采行將奏記申請期在明春開局余忝厠石渠亦曾陪太史氏之末議矣然福望郡也聞見雜周筆削唯謹所謂綜與覈者願諸令長與鄉先生咸奮鴻筆裨贊之余得藉手觀成幸甚

石錄題詞

古人私印宋以前或玉或范銅未聞有尚石者元王冕始創用花乳石故自號煮石山農于是漸然蒼堅亦與翰墨事矣閩之石琢于山者曰當陽曰岐降曰月尾曰高山曰牛角曰將軍曰芙蓉則以洞匯之捐于土者有黃有顏有白有玄則以田冠之皆瑢也南遊者無不寵致爲寶余再至矣獨無一石焉嘗自笑其陋也今春吾友餘菴來余去客他所泊秋歸而吾友之室方者圓者揹者偃臥者頎而離立者佅儒者終葵首者淖約若氷雪者文身者黼黻歷錄然者纍纍皆是物也迎笑謂余

子曾謁武夷君乎吾石即九曲也啟錄則九曲之峰巖臺洞屏障咸具而其上或爲天光晨旭水氣雲景佛髻仙人掌桃華春筍與夫城郭囷廪舟船鼓鐘壺鼎劍鏡巾舄以及駿馬麤羊猿鶴黿魚蟾蜍之屬窈窕攲脊形肖象呈轇轕繽亂目爲之奪賓若主揖揚其間幔亭一會未散也觀止矣夫以區區片石而挈崇山岣嶁者或怪其不倫彼陵紫淸倒景而下觀安知九曲之不類一卷乎天下皆知大之爲大小之爲小而不知小可爲大大亦可爲小也奚獨茲石哉且慘若奇章而甲乙之則辱倭若海岳而拜之則瀆今吾友溫如君子寶石而石

以貴大璜也璧羨也璵璠也而姓之而字之而品而寵之孟陽銘劒閣昌黎題嵩高也詩卷長留天地間私印云乎哉其外別有所謂九點烟則吾鄉羣山在焉吾友以寓其歸思者労萠向背若近若遠望之盎如烟云

招鶴樓集題詞

招鶴樓集者鄉先正張持遠先生之詩也先生爲從舅實甫之父妻弟賓日之王父而東海翁之後也當先生存日吾郡承幾社之遺相尚以文字紅裙白墮縞紵駱驛往往見諸篇章鈔蕞成集曾未百年風流消歇故家子弟或他有所嗜不能專一于風雅欲求曩日之爲而不可得矣此余卒業先生之詩而不勝今昔之感也先生所與倡和皆東南知名士而僧借山尤多余曾遇之超果之西來堂年耄矣而談秇不倦目光奕奕動人計其與先生倡和當在少壯正春藻大雅諸公狎主齊盟

槃敦高會時也因先生之詩而想其爲人伯喈虎賁今古同歎於乎罕矣

題太原王公笠屐圖

壬戌之秋太原公改蕃浙中逾月而薨其吏民哀思之爲奉栗主於聽事之西明年春成復來遊歲時諱日出拜祠下自念橐筆蓬轉之身疇昔辱公知最深或去客他所欲寄西州一慟而不得偶覩蘇文忠笠屐圖以爲公亦産蜀官翰林而工詩其自七閩罷鎮左遷一旦棄賓客與文忠當日由定武遠去嶺外疾病不自振而没無不同也於是遂憮以貌公裝爲軸以自隨嗚呼公之貌可即圖而見之矣公之忠主愛民與夫篤友好士宏長風流非素知公者不能盡爲傳也將丐贊于諸公既

簒行略于前而攬溯復綴以此云

汪鈍叟春池洗馬圖題辭

吾友鈍叟汪君以春池洗馬圖過視曰吾少治科舉業思欲策其駑駘效

國家毫末用今老矣圖此以寓吾意子盍爲我書之釋韜以覩京雒鉅公與夫海內知名氏者題識殆半五色歷錄其文斐然余衰耗何能爲役禮辭不獲請試言之夫馬之爲物上應房星其德孔良是故英儁之士寄其豪出世之衲賞其駿精蕤之子寫其逸癖也愛也續也其皆有以寓其意乎新安之汪爲右姓爲名家爲江東鼎族君之先人暨諸父昆弟或擢上第或歷清貫魚須

文竹家奔賜書君負逸才游京師累應雍試不得志于有司其年家義故有欲保任之者君謝不應去客四方所至倒屣而君性剛直遇有不可必力爭嘗面折人過以是與之異趨者或嗛之而君不之較也君既倦游爲廣陵寄公構書舍數楹蒔花種竹杜門却埽客至相與琴奕或逃少年角逐名場事語娓娓意氣豪上四坐動色其騰驤之志未嘗一日忘也老驥伏櫪壯心千里此圖之所爲作與爰書以歸之

題徐友竹臨曹雲西山水卷

此卷所臨爲元人曹雲西山水雲西吾鄉高士所居大泖之中楊鐵厓錢曲江諸先生時往來其家其後人皆知讀書好古承其餘風而眞蹟流傳絕少今觀友竹所摹墨痕雅致猶可想見非止中郎虎賁之似已也友竹家在光福萬堆香雪一片湖光常盈几案間宜其于山水之情深而所造至此耳爲之歎羨

題徐友竹臨文五峯山水卷

臨前人之畫貴得其神理美珠之光良玉之采在若有若無之間可意取而不可以貌求也友竹素工六法酷嗜臨摹家居客遊日以爲事此卷尤深得前人之神理者五峯可作必相覗而笑耳

題羅兩峰鬼趣卷

世之可憎者莫鬼若矣而羅君兩峰乃貌之又從而乞題之兩峰其嗜奇而爲是耶抑有所感而然耶其有觸於漆園之髑髏而梵筴之十種耶或者以爲兩峰工人物所畫神示仙釋多矣其一變而圖此蓋有慕於吳道子龔聖予之徒也沃田老人曰唯唯否否不然夫人死而爲鬼鬼生而爲人猶夫日月之升沒寒暑之遞更晝夜之互嬗草木之榮落也豈外氏輪迴一切之謂哉則吾且與兩峰言之其見於經易之睽曰載鬼一車幽王之變小雅曰爲鬼爲蜮左氏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

厲周官之職太祝則曰鬼號男巫則曰冬堂贈春招弭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凶荒札喪其它見於傳記雜家者有曰方相四目魌頭二目者矣有曰凡使十二神甲作胇胃之屬追惡鬼者矣有曰山鬼者矣有曰黎邱之鬼者矣有曰魃蜮與畢方者矣嗟嗟自古及今鬼之爲類繁矣然太史公曰儒者不言鬼神而言有物是故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兩峰安得盡貌之而吾亦安得盡徵之乎況夫人有賢有愚鬼有大有小仰而闚諸天則輿鬼五星俯而指諸地則鬼國在貳負之尸北阮孚

無之失之苛韓子原之隣于迂蘇公好說之未免滑稽則兩峰和墨舐筆時必有揶揄其旁而聲魏魏不止也

張謙中復古編跋

右宋張氏謙中復古編二卷其書以說文爲主校正俗書與古字戻者凡集三千餘字歷二十有九年而成其用心可謂專且久矣夾漈通志鄱陽通考及宋史蓺文志俱在著錄余求之積年不得近從吾友江君賓谷借覩鮑君雲表見而願鈔余爲校勘其中閒有穿鑿支離處恐誤後學俱用丹筆標出以是益知著書之難也蓋自幾望至下弦甫畢而記之以此識良友相成之雅云乾隆丙戌首夏日在天街沃田老人沈大成書於廣陵客館時年六十有七

歸震川五色筆史記跋

乾隆丙寅之夏予客武林從嘉興方所官超然借其家藏震川先生五色筆史記書至而潘敏惠公拜命撫皖揮汗寫校十日而竟又一年吾友蔡桐川以封復以五色筆例意見貽丁丑暮春重過南樓與若冰出而共觀恐日久佚去濡筆補錄因識此書緣起回憶前塵敏惠墓艸已宿桐川遠在武義超然方被劾須繫首尾僅逾十稔而人事之不齊如此可歎也

華嚴字母跋

自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北天竺三藏佛度跋陀羅以于闐梵夾華嚴經三萬六千頌於南揚州謝司空寺譯成晉經六十卷至唐證聖元年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於東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計益九千頌總四萬五千頌合成唐本八十卷其末普賢行願品一卷迺貞元十二年罽賓三藏般若與沙門澄觀詳譯於東都崇福寺即今流傳華嚴經八十一卷是也每卷繫以字母迺善財受之衆藝者隋經籍志所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即此阿多以下四十二字母是也至唐舍利別作字母三十以

切字後梁山溫首座又益以孃幫滂奉微牀六母即今見溪以下三十六母是也觀音因之作等子三千八百六十二聲上衍諸母下攝諸字爲翻切之準的即今等韻是也名爲各立一說其實皆權輿華嚴互相發明者也夫翻切之法𠛬於漢末孫炎尒疋音義六書諧聲原本五音以歷律推之亦當有譜或因秦火失傳許氏說文祇有讀若叔然繼起因作反語皆天地自然之音公羊之長言之短言之國策之急言之緩言之皆是物也又如奈何爲那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蒺藜爲茨鞠窮爲芎撒見經傳皆合音之明著者第在彼時未有成法爾

自華嚴字母出而徑捷該括以簡御繁華言梵云本同一理頗晉譯五音前後不均至唐沙門大廣智不空譯金剛頂字母以喉牙齒舌脣爲序而指授益明余嘗推原字母阿始阿終之意蓋由舌脣齒音參差不定統以齶喉庶歸齊一又四十二字中柂伽復出於前柂伽下注上聲輕呼是同音之字前輕後重以此分別初不肴溷又所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者葝聽太師奏樂伶人按歌凡曲字之餘聲無不收此十四字中者便曉然華嚴字母爲一切音之橐籥實有裨於小學豈可以其出於佛氏而忽之也哉吳人唐君九州講求翻切一日舉

問及此余爲撮舉本末幷論字母之源流派別詳以告之世之學者其勿專以音聲爲佛事可也

龍龕手鑑跋

龍龕手鑑四卷遼僧行均編撰以平上去入爲部次隨部復列以四聲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釋藏之字皆在焉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燕憫忠寺僧智光爲之序遼聖宗統和丁酉卽宋太宗至道之三年也小學放失久矣韋逢之士肆筆爲文茫然不知偏旁翻切者相習以爲常行均以與端由學乃能殫心精求而纂是書爲緇白之津梁補前賢所未備可謂有志者也昔洛僧鑒聿著韻總歐陽文忠以爲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

行均此書亦猶是也蓋佛之徒無功名之念室家之累
心專一而屏外慕故其所就若是世之逐逐者中材既
苦於不能爲其上者又不暇以爲雖枎杜雌霓掇於前
亦無非之者矣此學者之共患也此書注所云寶燭隨
函郭逐香嚴諸書今俱不可見而呂忱字林往往疏於
篇中則宋時猶存也又智光序云又撰五音圖式附於
後今鈔本無之豈亦如神珙五音九弄之類乎然不可
攷矣余初聞此書於惠徵君松崖求之數年去春始從
吳門朱君文游借得影鈔宋本會經君井齋自禾來願
爲手錄總爲字一十八萬八千九百六十有畸始自六

月朔大暑祁寒勿輟歷半載乃竣而君亦去館它氏矣以此書求之之難如此得之之難如此鈔之之難又如此而惠君告之朱君假之經君樂成之洵非偶然也凡楮墨饔飧之費計縻白金三鍰其裝而弆則主人江君鶴亭實佐之備書以諗後人俾無易視焉

天發神讖碑跋

天發神讖碑即巖山叚石罔紀吳功德碑據碑後宋人胡宗師跋碑在天禧寺元祐六年始移置漕臺後圃今在江寧學舍中又不知何時也古碑之存者少矣幸而有存而已斷爲三損缺顛倒卒不可讀陵谷之變且及金石可歎也攷吳志孫皓天璽元年即晉武帝咸寧二年丙申距其亡太康元年庚子前後僅五年其勢蓋岌岌矣而是年吳郡言臨平湖開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而又有華覈皇象之徒造爲此碑君臣爭侈符瑞有關上國之志不知亡在旦莫也燕爵處堂其是之謂

乎廣陵羅兩峰聘好古士也因其乞跋故詳以告之

宋搨聖教序跋

聖教序與禊帖自是墨林二寶禊帖無不尊奉獨聖教流傳至今者黃伯思趙子固始有異辭王元美繼之近孫退谷直加横議矣人之好尚懸殊迺至於是摩尼珠非俗眼能識不足怪也向在京師及江浙收藏家曾見不斷初本今觀魚門舍人此帖墨色古香中前賢筆法隱然可尋遍真宋揚無疑誠翰墨勝緣也

悟眞篇三注跋

余鄉讀易參同契未窺其奧今年秋漢陽蕭鍊師來假觀悟眞篇三注始知參同者金丹之祕旨此篇又參同之注脚也班孟堅之言曰方伎者生生之具又曰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故堯舜陰道等書編于神仙之前皆所以保性命之眞也其在周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咸恆而終既未濟壹壺交遘理無二塗聖人得其精而黃老得其麤聖人略而不言而黃老言而益支此其所以獨著于道家也與三注者薛道光陸墅陳致虛而致虛尤得其竅要云戊寅日長至沃田居士沈大

成跋于廣陵之玉鉤洞天

雞足山在滇南之大理內典飲光大師奉佛入定以俟慈氏下生處也而元王貞一所載始末云陝州之雞足山非其地矣方士家言葬鹵者多欲其函蓋相應談何易大成又跋

首楞嚴堅固交遘而不休息爲十種仙之一紫陽因讀是經恐隥仙趣晚歸宗乘則知玄素之術身毒亦有之不囿于中夏矣大成又跋

俞楚江看梅詩跋

梅植物之至清者也是故喻之以雪辟之以月得其形似矣未得其神韻也貌之以靜女字之以隱人得其標格矣未得其幼眇也故詠梅之詩日多而工者絕少自非埽除陳言蟬蛻凡俗幽蘭而漸以滫不可以爲芳也已山陰俞君楚江工詩及八分高潔孤行其性情與梅近其平山堂看梅四律入窈冥之深以出虛無之軫涯南子曰若轉丸手中足以自樂庶幾狀君之詩乎則世之執象求形者吾笑其膠于柱也

跋李霖村硯銘冊

霖村自吳郡別駕奉諱歸鍵戶讀書日事鑒別金石文字蓄硯尤多所至訪求名賢詩若銘搨而裝潢之間附已作閎雋拔俗書法亦遒勁可愛日久遂得十冊其輿方未艾也昔王筠爲臨海太守還資有芒屩兩舫筠稱烏衣佳子弟而鄙瑣乃爾吳故都會霖村歸雖此冊及碑版書籍數簏而已孰謂古人事事勝今人邪

鄭于谷書百家姓跋

姓氏之學見於著錄者南朝有姓苑北魏有官氏志唐有元和姓纂宋有氏族志今兩志幸存而姓苑姓纂俱亡世所傳百家姓蒐園冊子三家村學究所以授童子習誦者也況姓之數有萬而僂僂以百家盡之其亦陋甚矣惡足以登大君子之門哉茲帖乃新安程氏所編書之者中吳鄭君于谷也于谷書家老輩此帖結體不苟足爲楷則迺深得率更之意者學者畧其文而摹其書未必非一溉之益也雲表鮑子將以付鋟爰贅數言而識其末

天文方星圖跋

測天之器璇璣玉衡後代有能者元郭守敬作仰儀明李之藻作渾蓋通憲

本朝劉德蘊作簡平規皆以圓求圓稱絕妙矣茲方星圖逌從江君松泉借得者圖爲極西閔明我所製而其弟蕨畦所影寫則以方求圓別自立法蓋從筭數方內容圓悟入者其心思可謂巧矣余既借得方苦指擿吾友吳君蒼巖以余之愛也酷暑揮汗數日寫竟裝成自隨行篋又增一寶矣蒼巖南翔人善畫工大小篆刻玉如泥以友朋爲性命不欺然諾者

江氏先友尺牘跋

先友尺牘三冊新安江岱𪩘先生所遺而令子昱恂所弆以世其守者也先生江東宿老其友皆鉅公佚民知名之士其往來尺牘綢繆蘊藉超超元箸半幅數行綽有意致因以想見前輩風範寸璧小璣皆可寶也昔柳河東撰石表先友記所書皆唐之賢士大夫其後半見於史書其先人之取友端矣以觀此冊庶乎匹哉

張樗寮金剛經帖跋

大雄氏所說大般若經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此金剛經實當第二處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姚秦鳩摩羅什始用華言譯出而梁昭明太子復分第爲三十二者也宋寶祐間張樗寮爲其亡室手寫一部以資冥福其書法于聖教序後自運機杼刻鐵印沙雖存筋骨亦如初祖之教外別傳獨得心印璽林之勝因也石在焦山今春江鶴亭垣翰拓以見贈爰敘經之緣起于末以備考訂云

族叔祖獅峰先生山水跋

畫如禪亦有南北二宗吾鄉董文敏爲南宗之慧能得其傳者若趙文度宋石門諸君皆一時之秀族叔祖獅峰館卿遠承浃乳每作山水用秃穎乾皴遺貌而取神洵逸品也日久散落寸縑尺幅在松亦絕難得今春吳江張君看雲以此軸索題看雲亦精六法與先館卿異流同源宜其知好而收藏也雲烟過眼草木驚心華藏海中點墨可作無相觀否乎

亡友俞楚江金陵懷古詩跋

嗟乎此吾亡友俞兄楚江之詩也當相國尹公總制兩江時楚江爲上客出入莫府游金陵最久其懷古四首相國極賞之楚江故能詩此尤其得意作也今年夏自虎丘寫寄儀君研園八分奇古得漢人筆意計十二紙書其十而虚其二且曰屬廣陵舊雨爲題冀可傳後世其時楚江固無恙汲汲求身後名未幾遂卒此豈其先兆與嗟乎楚江抱高世之才厲過人之行有賢相國爲之知而卒不遇以死良玉不剖必有按劍以明之者其名雖晦於今茲其必傳於後無疑也訃至同人會哭於

城北之桃花菴研園將與其友吳君春江謀歸其喪易州出此共觀因揮涕而爲之跋云乾隆庚寅七月二十五日

汪退谷瘞鶴銘初稿跋

退谷先生於瘞鶴銘臚舉衆說攷訂精審後千載可無異論矣近金陵老友程南耕寄示張力臣瘞鶴銘辨書後一首則云雲林以為陶貞白書或疑不類所云本山重刻之文上皇山樵下增人逸少三字乃依陳氏玉烟堂帖而譌考黃蘗陶所錄原文無此三字陳氏刻于明代不知何所據而以譌傳譌也又云案皮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見北夢瑣言詩集內有悼鶴詩云却向人間葬令威此瘞鶴之證也又一詩序云華亭鶴聞之舊矣及來吳中以錢半千得一隻養之經歲不幸為飲啄所誤

而卒悼之不已遂繼以詩陸魯望和云更向芝田爲乞銘此撰銘之證也又云龔美爲唐懿宗咸通八年進士崔璞守蘇辟軍事判官自叙以九年從北固至姑蘇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龔美正在吳中其年相合集內與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皆不書其姓字又憶華陽潤卿博士詩亦不書其姓魯望亦有寄華陽山人詩與石刻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丹陽仙尉江陰真宰諸稱謂同所云得于華亭經歲卒與銘辭合文筆亦復相類集內佗處稱丙戌歲庚寅歲皆不書年號又非獨貞白爲然也又云是銘疑爲龔美所作而華陽北固

之間無上皇山之名惟會稽有之南宋卜陵葵云直以上皇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秀豈襲美以右軍遺蹟在會稽而已亦字逸少遂假其名以傳世歟向傳爲右軍書亦非無故也右南耕之說如此是又出黃蟄陶張之外而別自爲說者余雖未敢遽信以爲然然其言亦似有可取者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旁引而曲證古人不廢也南耕名嗣章上元名宿與蕪畦兄弟亦世好故備采于後以相質至退谷先生書法之妙諸公言之詳矣茲不論

汪退谷手書呈牒跋

本朝名公卿之工書者無慮數十人然而成大家者吾家文恪公何義門汪退谷兩先生耳今觀退谷此冊雖率爾公牘信筆直書而森然自有法度前輩風規于茲可見宜蔗畦之寶藏也